

●康琳 马海群

# 论知识管理与情报学的互动创新及其发展动向

**摘 要** 知识管理与情报学研究的基本对象都是知识;二者研究上有一个共同交叉点,即竞争情报;二者的支撑条件都是技术。知识管理概念引入情报学后,使情报学在研究生长点、基本功能、运作机制、中心定位等方面出现创新。情报学理论刺激着知识管理内涵的发展,使其视角发生转变,原则更科学,内容更丰富。二者的互动拓展了它们的发展。参考文献 12。

**关键词** 知识管理 情报学 互动创新 功能创新 机制创新

**分类号** G350

**ABSTRACT** Knowledge is the object of both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who have a common crossroad, i. e. competitive intelligence.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s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s and the interactive innovations between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12 refs.

**KEY WORDS** Knowledge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cience. Interactive innovation. Functional innovation. Mechanism innovation.

**CLASS NUMBER** G350

近几年来,国内出现了知识管理的研究热潮,但是这些研究中的大部分是介绍和跟踪国外知识管理的理论进展或企业管理的,而对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互动的研究很少涉及。我们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以促进图书情报学的创新和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全面发展<sup>[1]</sup>。

相近的研究领域促使知识管理与情报学走到一起,知识管理需要吸收情报学领域的新鲜血液,同样,在社会环境急速变化的今天,情报学也应该借鉴知识管理来适应新的形势。鉴于此,我们研究知识管理与情报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必然会扩充二者的外延,深化其内涵,并且提高创新机率。明确知识管理与情报学的互动关系,不仅是理论研究的一项创新,同时对现实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 1 知识管理与情报学的关系

### 1.1 知识管理与情报学的联系

#### 1.1.1 二者的基本研究对象都是知识

情报学本身就是一种研究信息的收集、组织、加工、传播的一门学科,在经历了以文献、信息为研究对象的历史过程后,在体验了信息、情报、知识关系大探讨的激流后,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已经在图书情报界站稳了脚。以知识为研究对象,以创新为目标的情报学已经诞生并稳定发展着。

知识已经成为情报学研究的一个新的起点,情报学研究也因此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就知识管理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去理解,知识都无疑是知识管理的对象甚至是核心。“知识管理是将组织可得到的各种来源的信息转化为知识,并将知识与人联系起来的过程”<sup>[2]</sup>。可见,知识与知识管理和情报学息息相关。

#### 1.1.2 二者存在着一个共同的交叉点

知识管理与情报学的研究存在着一个交叉点,笔者认为竞争情报。竞争情报(Competitive Intelligence)是一种动态、目的性情报,是从竞争角度来观察,是对于竞争对手、竞争环境、竞争策略的信息研究,是企业市场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手段<sup>[3]</sup>。知识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竞争情报,竞争情报加强了科研机构与企业的联系,把以往的情报研究纳入知识经济的轨道;同时,竞争情报与情报学有着相似的工作程序和方法,它拓宽了情报学研究的领域,使情报学能够应用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各个方向。“企业”和“竞争”作为一条纽带,把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竞争情报本身则属于情报学的研究范畴,是情报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共同的理论基础,共同的研究方法,使竞争情报与情报学密不可分。笔者认为,我们可以把竞争情报称之为知识管理与情报学的一个交叉点,从这一领域更多地探讨知识

管理与情报学之间的互动问题。

### 1.1.3 二者的支撑条件都是技术

情报学研究的成果与人类社会发展紧密相连,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为情报学提供解决大量社会需求和较少无序情报之间矛盾的途径和方法,并使情报的研究和应用达到多元化,促进了情报工作的展开<sup>[4]</sup>。可以说,信息技术的发展是情报学研究的重要支柱,离开技术,情报学将脱离实际应用,而成为一个空架子。同样,知识管理的实现必须以先进的技术为支撑,知识管理是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创新的产物,知识管理要想更快地向前发展,更有效地与社会实践融合,就必须从根本上重视技术,并以技术为主要动力和支柱前进。当然,这种支撑学科发展的知识条件应该包括以知识为对象,以创新为目标的应用技术和处理技术两个方面。

### 1.2 知识管理与情报学的区别

研究领域上的相似之处,并不能代表二者含义上的完全重叠。只有在充分掌握差距的前提下,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理解每个问题的内在实质。对于知识管理与情报学的区别,笔者认为应主要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内容,本文也将在此基础上谈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方面,知识扩散途径不同。我们创造知识、研究知识的目的并不是让知识定格在一个领域。知识的传播、知识的再造、知识的循环分别从各方面扩展了人们对知识的认知,而知识扩散的途径无疑是这一切活动的基础。目前,情报学知识扩散的途径是以“文献”和“网络”为中心,其主要表现在图书馆馆藏文献、理论研究杂志、局域网络、内部网络和互联网,是一种以文献信息知识和网络知识为核心理念的一门学科。但就知识管理而言,它的知识扩散途径主要表达了一种以“人”为主的思想,强调人在知识扩散中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企业化、个人化、集体化的扩散途径,是一种更加感性化的知识传播理念。

另一方面,从“创造”的角度看,情报学注重的是创造的结果,而知识管理关心的是创造的过程,即创新。尽管创新的思想已经毫无疑问地应用到情报学研究的领域,但是从“目标”到“核心”的转变需要一定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现阶段,情报学的核心思想仍然是知识的组织和利用,情报学研究者们在自己的领域中通过各种途径,得到他们所想找到的答案。在情报学的研究范围内,结果

是重点,而忽视或者说是轻视走向结果的过程。但是,知识管理本身强调的根本就是创新,他们在关注结果的同时,更尊重的是产生结果的过程。比如在过程中的技术创新、理念创新和方法创新等等。

## 2 知识管理概念的引入扩展了情报学的思路

### 2.1 情报学研究“生长点”的创新——知识内容管理

我们这里所谈到的生长点创新,是指当知识管理概念被引入到情报学中以后,情报学研究对象“知识”的概念被扩充了,随之而产生情报学研究对象重点的转移。

国内外的学者普遍认为:情报是作为交流对象的有效知识,是消息及系列化特定性、决策知识的有效传递。知识是情报的属性,情报是知识的传递,是进入人类社会交流系统的运动着的知识<sup>[5]</sup>。这里的知识可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两类,显性知识是指能够用符号表示出来的、存储在各种文献中或信息系统中的、易于存储、交流与共享的知识;显性知识的载体是一些有形的物质,比如书籍、电脑软件、数据库等等。而隐性知识是指专家和知识员工头脑中具有的实践经验和思想和思维方法,其载体是人脑,它无法用真实的物理媒介去储存。隐性知识在管理决策中起直接的作用。

传统的情报学研究侧重于表达知识的记录型信息管理,即上面我们所提到的显性知识的管理,它主要的研究范围包括情报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情报学正式交流与非正式交流问题、情报需求问题,以及情报系统的设计、情报手段的现代化等问题。新阶段的情报学研究不再以显性知识为重点,而是踏入了以隐性知识为主要侧重点的新时代,情报学的研究将更加注重人的管理,其观念也相应地转变为“知识具有价值,知识能够创造价值”。情报学将更加注重“人”在有效管理隐性知识中的作用,并通过人实现显性知识向隐性知识的转换以及在转换中产生的创新。马海群也在“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教育整合研究中”指出了基于知识管理的图书情报教育的整合措施,包括:①基本条件的构建;②正规教学计划的编制;③职业培训模式的引进。其中突出强调了“人”在图书情报教育整合中的重要作用<sup>[6]</sup>。

### 2.2 情报学“基本功能”的创新——知识组织管理

国外普遍认为对知识进行有效的组织与管理将

是21世纪人们面临的主要挑战,解决知识与控制的关系问题也将成为情报学的基本功能<sup>[7]</sup>。情报学作为信息管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基本功能已经由“情报组织”转向了“知识组织”。情报学研究的细微化使得“知识信息的表达与组织必须从物理层次的文献单元向认知层次的知识单元或情报单元转化”<sup>[8]</sup>。

#### 2.2.1 从“情报组织”到“知识组织”

谈到情报组织与知识组织,我们不得不谈一下关于“情报”与“知识”这组概念。情报和知识都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是人脑对现实客观事物反映、加工与组织的结果。但知识是人类社会经验的总结,是人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概括和如实反映。情报不是一种静态的知识,而是定位于动态的,被激活了的知识,情报的基本属性是知识,这种“激活”我们可理解为一种知识管理与知识加工过程。英国情报学家布鲁克斯提出了著名的  $k[s] + \Delta I = k[s + \Delta s]$  定义,明确说明了知识包含情报这一原理。但是,尽管情报的知识属性已得到了广泛认同,笔者仍然认为情报与知识之间不应简单地归结为包含或延伸的关系,它们二者之间应该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且相互依存的。二者同样应用于一个研究领域,应该相互摩擦,从而产生独特的创新。

王知津教授是一位知识组织领域的著名学者。他曾在《从情报组织到知识组织》一文中分析了情报组织的局限性,指出了情报组织向知识组织转移的必然性。他认为情报组织局限在情报存储与检索系统领域,不能适应信息社会及知识社会的发展,而知识组织比情报组织内涵更为深刻、丰富和明确,能反映出社会发展的需求和情报科学的实质、目标和任务<sup>[9]</sup>。在知识经济社会的今天,知识增长迅速,“情报组织”涉及的领域有很大的局限性,已经不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社会的发展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现象,包括信息污染和有序化知识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从另一侧面则更加突出了“知识组织”的优越性,因为“知识组织”的主要内容就是将一些无序的信息,按照某种原则、方法,使无序信息转变为有序信息的过程,从而更加准确地传播、利用信息。“知识组织”比“情报组织”更能反映出社会发展的需要和情报学学科的本质、原则和任务,从“情报组织”向“知识组织”概念的转变具有很重要的

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 2.2.2 知识组织管理

笔者认为,知识组织管理问题直接影响并作用于知识采集、知识加工、知识存储,甚至知识创新的活动中。邹曼莉和李宏轩在《试论知识组织与知识创新》一文中,明确指出“知识管理包括知识组织和知识创新两个过程。知识组织是知识管理的开始,知识创新是知识管理的目的。”<sup>[10]</sup>由此可见,知识组织管理在知识管理和情报学中的重要地位。知识组织管理也就是研究我们应该如何把具有诸多相似点的信息、情报、知识或者理论,各自独立的融入到一个可以区分开来的整体中,当需要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有方向性、有条理地从这个整体中分离出每个个体;或者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任意几个个体重组成一个新的组合体。知识组织管理主要讲究的应该是知识组织管理的方法,这个方法我们可以理解并定义为一个很小的系统,也可以是很多个小系统组成的一个大的系统群。

#### 2.3 情报学“运作机制”的创新——知识传播管理

传统的情报学只是简单利用普遍的信息技术实现信息的传播过程,它注重的主要是信息获取方式,信息分析方法以及情报传递的任务,把信息转化成一种肤浅的、表面的知识,它们的目的集中体现在为教育、科研提供可参考的数据,为研究奠定基础。然而,在知识管理概念中,其核心体现的是人和技术的结合,强调人的作用。因此,知识管理概念的引入使情报学知识传播管理的概念突现出来,研究的技术已经由“单一的信息技术”转变为“以人为中心的信息技术”。情报学是一门社会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与人的社会活动息息相关。人的知识不是凭空产生的,信息技术大大改进了人类进行信息交流的方式。现阶段,我们获取知识,除了传统的知识资源、资料、数据库文档外,更重要的是获取人们头脑中的智力资源并进行管理。知识经济时代,纯粹的知识获取已经落伍,知识管理要求信息技术在人的指挥和配合下,利用数据库、数据挖掘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来获取更丰富的隐性知识,产生出更多的智能化知识,因为创新是知识管理赋予情报学的新的灵魂。

#### 2.4 情报学“中心定位”的创新——人力资源管理

##### 2.4.1 面向用户的情报学

传统的情报学是一种面向文献的学科。虽然在几次含义更新的背景下,情报学仍没有完全脱离文

文献的束缚,突出的仍然是文献如何有效地搜集、整理、加工、传播以及处理过程。知识管理概念强调的重点莫过于“人”,人是显性知识的管理者,同时又是隐性知识的拥有者。这种以人为核心理念应用到情报学中,就是我们即将涉及的面向用户的情报学建设。

面向用户也就是将信息情报的发展与用户的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使情报学的研究能够付诸于实践,体现出现实的价值。情报学的发展,不仅仅贯穿于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扩展、创新中,更应该方方面面地作用于对用户需求满足的过程中。这种面向用户的情报学研究应该包含以下方面:其一,面向用户了解信息,掌握用户需求的动向;其二,面向用户组织信息资源,做到信息资源的组织以用户为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

#### 2.4.2 情报学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是新形势下情报学以“人(用户)”为中心定位所引发的新的热点问题。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人才是重点,人才竞争是焦点,人所包含的智能因素无疑是社会的最有价值的财富之一。知识管理与情报学研究的结合更多强调的是知识内容的管理,也就是笔者在上面所提到的对“隐性知识”的重视。但是,俗话说:“物是死的、人是活的”,以人为核心创造出更多价值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人员流动这一问题。当人员流动的时候,知识的流动不可避免,这样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必然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引发出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知识产权问题等等。因此,情报学在以“人(用户)”为中心定位的同时,必须要重视情报学人力资源管理问题,从而使情报学更加健康地发展。

### 3 情报学理论的应用刺激了知识管理内涵的发展

#### 3.1 知识管理视角的转变

这里我们谈到的知识管理视角的转变,是指当情报学的研究人员在认知知识管理这个概念的时候,整体处于情报学的专业背景下,他们眼中的知识管理概念发生了怎样的转变。笔者认为,这种转变应包含两个方面。

一方面,知识管理的重点由“管理”转向“知识”。我们知道,“知识管理”的概念进入情报学的研究范畴只是近几年的事情。此前,这个概念主要存在于企业当中,研究的方向主要是企业知识管

理,研究的目的是怎样建立一个适当的企业战略,营造企业创新风气,从而更好地对企业进行组织和管理,为企业带来更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他们强调更多的是管理,是效益。然而,从情报学研究人员角度,他们更注重的是知识管理中的知识,目标是如何在全社会更好地生产、传播和应用日益丰富的知识。邱均平教授曾在《论知识管理与竞争情报》一文中说过这样的一段话:“广义的知识管理不仅包括对知识进行管理,而且还包括对与知识有关的各种资源和无形资产的管理,涉及知识组织、知识设施、知识资产、知识活动、知识人员的全方位和全过程的管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邱教授重点强调的是知识管理概念中知识所包含的多方面的内容,知识本身的外延扩展了,与知识相关的这些外延概念无疑将成为我们日后研究的重点。

另一方面,知识管理中的“知识”由单纯的名词转化为一组与知识相关的动名词,其体现出的是一种知识的增值现象。我们综观企业知识管理的若干定义,他们突出以下几点:①增加企业知识增量和产品中的知识含量;②强调把知识、信息、人力资源、市场与经营过程统一起来,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经营效果;③将企业知识作为“资本资产”来进行整合、内化和改进。简言之,他们把管理看作动词,把知识看作名词。目前,情报学领域研究的知识管理大体包括:知识生产的管理;知识组织管理;知识传播管理;知识营销管理;知识应用管理和知识消费管理。无论是哪一种,所涉及到的知识决不仅仅是一个稳定的名词,而是有本身意义的一个动词。知识本身就存在着众多的方向,而知识管理则是在这众多方向达成目的后体现出的一种管理的方式方法。

#### 3.2 知识管理原则的认识

国内有学者提出,知识管理原则应包括如下方面:①知识是凌乱的;②知识是自组织的;③知识需要群体;④知识通过语言传播;⑤越压制,越消退;⑥松散的结构也许是更好的选择;⑦没有单一的解决方案;⑧知识不会永远生长;⑨没有主管;⑩不能强化规则和制度;⑪没有捷径;⑫如何定义知识决定如何管理知识<sup>[11]</sup>。

情报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归根结底体现出的是一种“有效组织”。因而,作为情报学的学习者,当从情报学的角度重新认识知识管理的时候,笔者对上述的知识管理原则产生了异议。首先,情报学所做

的情报组织、加工、整理的工作与知识是凌乱的这一原则不相容。情报学原理深入知识管理的中心任务就应该是利用情报学优秀的组织方法加工知识,从而更好地为知识管理服务。其次,上述原则还提到知识通过语言传播。笔者在本篇文章中的第二部分提到过知识传播管理这一理念,这一理念的中心思想即是在讲知识传播的主要途径依靠“人和信息技术”的有效结合。因此,我们不得不强调一下该原则的片面性。再次,上述原则提到的知识不会永远生长,他们的解释是“与自然界的事物一样,知识最终会消散、死亡。”笔者不止一次地强调在知识管理与情报学互动下,主要研究的是“隐性知识”,而隐性知识是由人创造产生的,那么如果说知识不会永远生长,是否代表人的智慧有一天会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呢?最后,上面的原则提到“知识没有主管”。假如如此,那么学者们目前对CKO的众多研究又有何意义?笔者对此产生疑问。

当然,同样的一个概念从不同的角度,应用不同的学科知识去解释难免会产生分歧。笔者在这里提出知识管理原则这一问题,主要是想提醒大家:当一个概念被应用到一个学科领域中的时候,一定有其被应用的原因,但我们决不能因为这些原因把与其有关的概念不加修饰和改变的照单全收。作为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者和学习者,笔者在这里提出对知识管理原则的看法,应该包括:①注重人与技术的结合;②共享性原则;③知识管理的根本在于创新;④知识产生的无休止性决定了知识管理的无限性;⑤知识保密与知识开放的平衡与协调;⑥知识主管的核心作用;⑦知识的自我增值与自我扩散;⑧采纳知识组织与加工的方式方法;⑨系统看待知识管理的各个方面;⑩全方位的管理,无确定的管理方向。

### 3.3 知识服务对知识管理的拓展

从情报学的观点重新看待知识管理,不可避免地把情报学的理论知识渗透到知识管理概念中。当情报学与知识管理互相碰撞产生火花的时候,知识服务便成为这众多火花中最亮的一个。

在网络环境下,情报学范畴的知识管理,是指如何有效地组织知识,合理配置知识资源,发挥知识的最大效用,满足知识经济对情报的不断需求<sup>[12]</sup>。图书情报系统的知识所提供的活动就是知识服务,它是情报科学外部活动的表现形式。知识服务使用户融入到企业决策过程之中,通过用户反

馈、企业创新完成全程一体化的服务,从而丰富知识管理概念的外延。

## 4 知识管理与情报学的未来发展动向

知识管理与情报学的互动创新使人们似乎找到了解决现实问题的钥匙。情报学的研究是知识管理理论探讨的主要组成部分,而知识管理的发展将有利于提高情报学的研究水平,以及情报学学科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深入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排除双方影响的不利因素,提高认识,不仅会在理论研究的领域开创新天地,而且也将对现实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 4.1 知识管理的研究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

基于情报学的知识管理研究,是在情报学对知识管理深刻影响的分析基础上进行的,也就是说情报学界对知识管理的关注与探讨推动了知识管理的完善与发展。

其一,知识管理研究对象的有序化。知识管理的过程就是对知识实施有序化的过程。无论从企业的角度看知识管理,还是从学术界的方向出发探索知识管理,对知识管理本身而言,提高适应外界条件的应变能力就是知识有序化的具体体现,情报学的灵魂原理之一就是“有序化”。因此,两者之间的互相渗透、互相发展无形中达到了知识有序化的目的。这或许正是知识社会环境下,知识管理研究内容的拓展。

其二,知识管理中涉及的法律问题。目前,在知识管理领域,涉及最多的应该还是经济方面的知识管理。但是众所周知,法律是一个全能化的事物,可以说它覆盖于人类生活与研究的各个领域,当然,知识管理领域也不例外。这里笔者主要想从情报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知识产权方面谈一下知识管理的法律问题,具体包括:①专利。专利属于知识性资产,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最先进的生产技术水平。当知识作为一项资产被申请专利的时候,就意味着知识管理过程必然会涉及到专利问题。如何更好地解决专利的转让问题应该是知识管理领域的一个新的发展点,是保障知识管理过程顺利进行的条件。②商标。这里我们涉及的不是狭义上应用于产品上的商标,而是可以代替一个企业知名度的一种商标——品牌。我们相信,当知识管理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它同样可以称之为一个品牌,一种代表企业知识化进展的品牌。知识管理不

断优化的过程根本上就是研究怎样树立这一品牌的过程。③著作权。毫无疑问,知识的一个重要载体是文献,而文献的直接表现形式就是书籍,既著作。因此,著作权问题也将成为知识管理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著作权问题的有效解决是保障知识管理正常向前发展的重要动力。

## 4.2 情报学研究和情报学教育的进一步拓展

### 4.2.1 情报学研究的发展方向

现阶段,情报学的研究应包括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两方面,并且重点进行应用研究。知识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在这样的环境下,情报学的研究决不能停留在理论研究领域。我国现在的理论研究从某种程度上属于一种独立于应用、独立于实践的科研,它从实际上脱离了理论研究的根本意义,毕竟理论是实践的基础。我们研究理论的目的在于应用。

另外,从情报学角度出发,现阶段情报学研究应继续本着“与社会经济相融合,与国际接轨”的宗旨,其核心任务仍然应该是以知识为主要对象的知识信息的组织、加工与服务。具体包括:①数据库知识发现研究;②知识管理研究(即知识组织、知识发现、知识链、智能代理、知识网络化研究等);③数字图书馆研究;④技术研究(即网络技术、信息优化使用技术、元数据技术、信息完全和保护技术等);⑤信息构建研究(如何把传统的信息与现代科学技术有效结合)。

### 4.2.2 情报学教育的改革与创新

当知识的作用在社会发展中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如何以知识为中心,对情报学教育进行整合和创新,使情报学成为一门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横断学科,已经成为图书情报界面临的主要问题。

(1)课程设置。我们强调应该分层次开展专业课程。大力改革情报学现有的学科体系,分层次地开展知识管理方面的课程,促进二者的有效融合。力争做到研究生阶段“精”,本科阶段“通”。

(2)关于加强学科前沿知识教学。目前,就本科教育来说,图书情报界的学生很少有机会接触学科前沿,学生们在四年中,学习的几乎都是前人研究的成果归纳总结的理论和方法。因为没有认识,所以他们创新的机率非常小。可以说,没有真正的走入学术研究的核心领域。基于此,今后的情报学教育

应加强渗透学科前沿知识。笔者认为这应该是一种既提高兴趣又发挥学生特长的有效尝试。这种渗透方式除了专题讲座以外,代表学科研究成果的学术期刊的学习和讲解也应该是同样重要的,甚至于我们可以发展“学生学科带头人”,以起到重点培养和鼓励的作用。

(3)加强资源建设。在网络化的环境中,加强硬件设施投入,为研究提供更好的平台;同时,完善并改进软件资源,设立支持研究、支持教育的软件环境。

(4)提高素质。这里指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它是搞好学科教育的重中之重。努力做到“经验”与“活力”相结合,激活各阶段的动力,促进融合。把教学质量以及教育成果作为评价一名教师的重要尺度,杜绝那种教育界“重科研、轻教学”的评价标准,使情报学的教育真正得到健康发展。

## 参考文献

- 1 邱均平.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学的创新.情报资料工作,2002(3)
- 2 武秋和.对“知识管理”的各种理解.信息科技动态,1998(8)
- 3 张翠英.我国竞争情报的发展战略.竞争情报,1999(1)
- 4 黄欣.论情报学和知识管理的互动关系.情报资料工作,2002(3)
- 5,12 来玲.网络环境下情报学研究的知识化.情报资料工作,2003(1)
- 6 马海群.知识管理与图书情报教育整合研究.情报资料工作,2003(5)
- 7 德本斯著;张进编译.情报学的主要发展趋势.图书情报知识,1996(4)
- 8 马费成.情报学的进展与进化.情报学报,1996(5)
- 9 王知津.从情报组织到知识组织.情报学报,1998(3)
- 10 邹曼莉,李宏轩.试论知识组织与知识创新.图书情报工作,2002(1)
- 11 叶茂林,刘宇,王斌.知识管理理论与动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康琳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师。通信地址:哈尔滨市。邮编 150080。

马海群 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发表论文 130 余篇。通信地址同上。(来稿时间:2004-10-18)